



重建橋畔文化

◎林馨琴

過去五、六年來，時報文教基金會一直很關心河川環保的議題，尤其重視對河川人文面的關懷。時報文教基金會不斷透過各種宣導活動呼籲大家一起防治水污染，重視水資源被破壞的危機，並發起整治心靈的河川運動。

繼去年「我心目中的一條河」徵文活動之後，時報文教基金會今年特別把關懷面延伸到和河川息息相關，且幾乎每個人每天都會經過的



<我心目中的一座橋>

橋樑上面，並舉辦「我心目中的一座橋」徵文及其他相關活動。我們關心的不只是橋樑造得堅不堅固，耐不耐用，安不安全，我們更希望擁有一座造型美麗、配合景觀，橋畔有綠地能夠約會、散步，且能留傳久遠，讓後世子孫都引以為傲的橋樑。

針對這個議題，時報文教基金會特別在四月初邀請一些關心橋樑且懂得造橋技術的專家學者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橋的人文省思」座談會。他們分別是中華顧問工程司曾清銓協理、台大土木系教授楊永斌、台北都發局局長張景森、中華工學院景觀建築系主任馬以工、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籌備處研究員蕭新煌。主持這項座談的則是時報文教基金會的執行長余範英。

會中張景森局長透露了一個驚人的調查數字，即日據時代所建的



<我心目中的一座橋>

橋樑，其結構到現在還很堅固，反而是光復以後所增修的橋面或是拓寬的部分已經搖搖欲墜。而日本人在設計一座橋時也較能考慮橋本身的造型和景觀的配合及其象徵意義。最明顯的就是中山北路尾端的明治橋（即現今的中山舊橋），當時的明治橋是通往神社之路，也是台北城內接連士林、天母、大直或轉往北投、淡水的重要通道。一直到現在，許多上了年紀的人還對這座橋有極深刻的印象。

台大土木系教授楊永斌表示，社會的發展有一定的成長階段。過去四十年來，台灣在造橋時乃以滿足生活基本需求為要，一切以實用為主。而工程師受限於造價及施工時日，很難照顧到所有的層面。不過這些年來，台灣經濟起飛，大家的文化意識較強，比較能夠不是純粹從成本經濟來做考量。像關渡橋、重陽橋、新建的碧潭橋、高屏溪



<我心中的一座橋>

大橋都比較重視美感。

曾清銓協理也舉實際的造橋例子說明橋樑的主管單位眾多，且分屬不同的行政單位，因此在執行時無法貫徹到底。即使在規劃之初做了全盤的考量，卻無法一一執行。另外工程師設計之後，國內的施工技術和工人素質也影響到橋樑完工後的品質。

景觀學家馬以工表示，她覺得人和橋的距離愈來愈遠，像她小時候走過中興橋時都可以摸摸橋頭的石獅子，和橋比較親近。現在除了因為河川污染或乾枯，大家很少能站在橋上欣賞兩岸的風景，許多河岸的堤防築得很高，引橋路過長也使大家不容意接觸到橋。

蕭新煌教授則舉他自己在過了重陽橋後在環河快速道上迷了一個半小時的路為例，說明我們的橋樑設計是排斥人們親近的。他自己好



<我心目中的一座橋>

久沒有看到歌頌橋或描寫橋的文學作品，畫家們似乎也不再畫橋，大家每天過橋卻對橋毫無感覺。

余範英也很感慨的表示，她自己對橋還算有感覺、有夢想，但是她問了好多人，發現他們一提起橋就想到塞車、擁擠、遲到、痛苦，一點都不能享受到橋的美麗。過去台灣受限於政府預算，一切以經濟為導向，現在應該是談文化建設的時候了。造橋不應該只是土木工程界的情事，所有的層面應該結合在一起，彼此互相尊重，並能建立一個制度。我們的土木工程應該和文化相結合，人文環境也可以帶動經濟發展的。

蕭新煌教授特別強調：我們的文化建設一定要生活化，要融入生活才能生根。我們的文化營造往往只限於幾個定點，辦活動的時候熱



<我心中的一座橋>

熱鬧鬧，但是秀完了，污染的品質仍然存在，問題仍然沒有解決。我實在很想重建我們的橋畔文化，現在已經很少人在橋上欣賞河了，人遠離了橋，水排斥了人，如何才能把人拉回橋？

張景森教授也指出我們的工程教育太過於技術化，一般的人文素養很不夠，一座橋不應該只是兩個點的交接，也不只是力學原理而已。土木工程師不應該只以結構的突破為滿足，或做為表徵自己成就的地方，而應該重視橋和基地的關係，到底一座橋總是搭建在一個基地之上，是一個城市的門面與象徵。

余範英表示，現在台灣有很多橋要拆，也有很多橋要重建，在這個時候時報文教基金會發起橋的人文關懷運動也許可以刺激我們的民眾、政府及所有相關的行業來共同思索這個問題。我們除了希望保留



<我心目中的一座橋>

具有歷史意義的老橋，更期盼建造一座美麗的新橋，可以永遠流傳下去。